

中

短

篇

小

说

选

第

一

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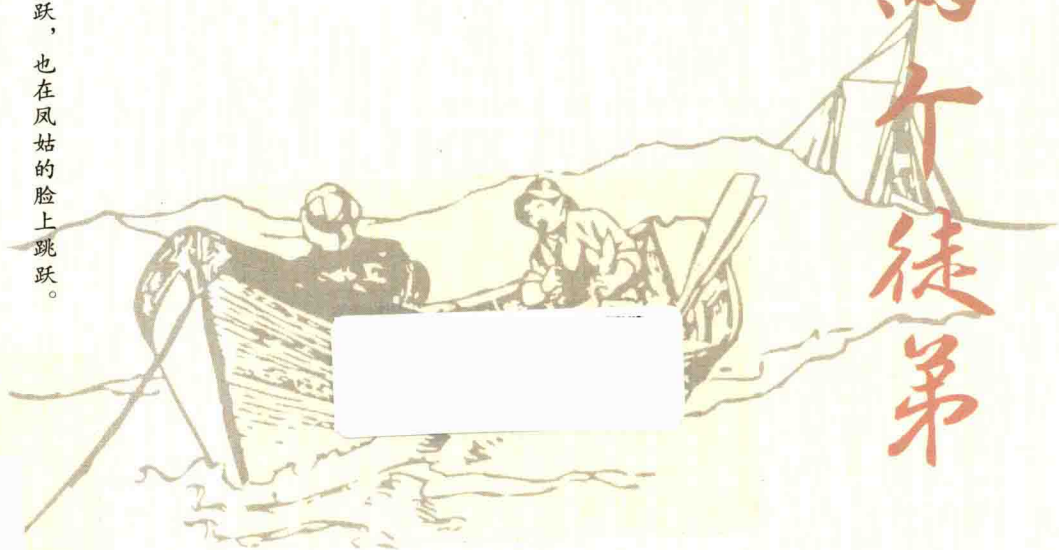
渔头的两个徒弟

李焕才◎著

丛书主编：郑润良

符浩勇

那盏煤油灯却很调皮，
火苗扑闪扑闪的，在石龙的脸上跳跃，也在凤姑的脸上跳跃。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主编：郑润良
符浩勇

渔头的两个徒弟

李焕才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渔头的两个徒弟 / 李焕才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7.11

(中短篇小说选 / 郑润良, 符浩勇主编. 第一辑)

ISBN 978-7-227-06796-2

I. ①渔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5650 号

中短篇小说选 (第一辑)

郑润良 符浩勇 主编

渔头的两个徒弟

李焕才 著

责任编辑 李彦斌

责任校对 王 艳

封面设计 格 林
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版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nxp-ph.com>

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

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

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9391 505210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泰安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7198

开 本 690 mm × 960 mm 1/16

印 张 13.5

字 数 16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796-2

定 价 3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夫妻船	001
我是老鼠	038
台湾爷爷	046
蓝嫂的茶棚	083
大 海	099
渔头的两个徒弟	131
生男生女	145
刘大刚的眼睛	189

夫妻船

我爹也不是东西，他强暴我娘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我娘才嫁给了他。

我爹死皮赖脸，打死也不承认是“强暴”。他振振有词地说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！

我爹叫青。

我娘叫红。

那天是谷雨，天要下雨。云块懒懒地，待在天上不动。青打算开船出海。青很勤快，风雨天经常出海打鱼。青说，风里雨里鱼都傻傻的，懵懵懂懂就往网上撞。风雨中大海很暴躁，打鱼人要有那个胆，还要有那个能耐，青都有。

小机船静静地泊在村前的港口。青的屁股搁在小机船的甲板上，目光飘上天去，又落下来，漂浮在港湾的海水上。不知不觉中，他的目光又滑向岸边，爬行在港岸上。

红又出现在港岸上。红要到港湾对岸去。近来红常到对岸去，都是

在天气要变化的时候。港湾南岸村庄的人要到北岸去，都到这个港口来坐船。此刻港湾很清静，停泊在港口的渔船上都没人。摆渡的艄公见天的脸色不好，云块很沉，便伸个懒腰，拎个酒壶走进村去了。他的舢板靠在码头边，缆绳拴在一块石头上。

青的目光爬在红的身上。红穿条淡紫色小衫，着条粉色短裙，修长的身材窈窕在青的眼睛里。红的目光也从那舢板移到小机船去，定格在青的身上。青着条黑色短裤，穿条红背心，身上的肌肉黑里透红，泛起的暗光映在青的脸颊上。

青问，要坐船吗？

红说，那老艄公去哪了？

青说，年轻艄公也行呢！

他们每次对话都重复这几句。红爬上那只舢板。青从那小机船爬下来，也踩上那舢板。缆绳解开，舢板滑离岸边。青架上木橹，舢板疯起来，哗啦啦左摇右晃，拖着一道水痕朝对岸晃去。青随着橹的节奏也左摇右晃。青脸憋得通红，身上那疙疙瘩瘩的肉块窜上窜下。坐在舢板上的红像颠簸在簸箕上。她的身子颠簸，目光也颠簸，心里也颠簸。她问自己，青为啥摇得这样疯狂，要展示他的力气，要展示他的橹技，要展示他的肌肉？还是……

来到港心，水流湍急，浪也大了，舢板摇晃得更凶。海水一波一波地从舢板两侧扑上来，拍起的浪花飞扬，泼在红的身上。红的嘴唇紧闭，眉头一跳一跳，目光仍在青的身上游移。青的嘴唇也咬紧，从眼角射出来的光热辣辣的，辣得红的身上发热。

红突然说，哎哟，我晕——晕船了！

红闭上眼睛，趴下，手脚无力，身子软绵绵地随着舢板颠簸。舢板

晃动得更剧烈，红在甲板上滚动，眼看要滚下海去。青扔下木橹，鱼跃似的扑过去，抱住红，一把抱进了船舱。

木橹咣当掉进水里，舢板在急流中打转。

青抱着红坐在狭隘的船舱里。红仍闭着眼睛，身子仍绵软，偎依在青的怀里。红的衣服全被浪花泼湿了。青的身上也湿漉漉的，汗水淋湿的。青抹掉红脸上的水。红睡着了，一动不动。青干脆抹掉红身上的衣服。红仍睡得很香。青的目光在红的身上摩擦。红的皮肤好光亮，好润滑，像一条银带鱼。青也抹掉自己脸上的水，又抹掉自己身上的衣服。青的皮肤也光亮，但很瓷实，像一条黑鲳鱼。风起了，浪腾了，舢板颠簸得激烈。两条光秃秃的鱼在船舱里游得欢。

风停了，浪静了。红穿好衣服，又爬上甲板来坐。她的脸很红，不看青，目光洒在海水面上。青瞅着红，傻傻的。

橹丢了，舢板在水上漂浮。海浪将舢板推过去，急流又拉过来。舢板身不由己。一阵风吹来，舢板一颠一颠地朝港湾的对岸漂去。



我娘和我爹这次奇遇，成就了一段姻缘。

我爹说，这是天意，冥冥之中安排的。

我们村里人却说，那天，我娘特意来找我爹，我爹也特意在那等着我娘。

我娘说，这是冤家路窄！

红的那个村庄是个小山村，很美丽，一片竹林拥抱一片错落有致的

瓦房，安静地挨在一条流溪边。青的这个渔村说不上漂亮，光秃秃没有一棵树，房屋高高低低，拥挤在海岸上，一眼看去，有一种逼仄而又焦躁的感觉。

渔村人都以海为生，山村人都种地。以前，山村姑娘都不肯嫁来渔村。小女孩哭闹时，大人就吓唬说，再哭，长大后，就让你嫁去渔村！究其原因，渔村的日子很苦。男人扬帆出海，风来浪去，命捏在海龙王手里。女人守在村里，拖儿带女，侍候老人，又操持家务，还要赶海。赶海就是赶着海水退潮时，下海滩采海鲜。女人们戴顶大竹叶帽，捋起裤脚走下海滩去，踏泥滩，踩沙滩，泡咸水，挖沙虫、泥虫、海螺，像鱼一样忙碌。不知不觉，渔村变好了。渔船回来时，男人怀里揣着大把的钱回家来。女人们抓着一沓沓钱，手心沁出汗水。钱真是好东西，填进人的口袋，也填进人的心里，人就安稳了。女人心里一宽，就变懒了，不再下海滩赶海，守在家里等渔船从海上回来，等男人和钱一块儿回来。渔村女人回头来瞧那山村，见山村还是老样子，得意就爬上心头。遇见到山村女人时，就喜滋滋地炫耀她们的得意，眼睛半眯着，嘴巴对着空气说，哎哟，人闲着很不好受，我们渔村女人呀，咂咂，干最苦的活，就是伸手按那电灯的开关了！

山村人回头来羡慕渔村人。山村姑娘眼浅，屁颠屁颠地要嫁来渔村。渔村的小伙子喜欢山村姑娘的朴实，尤其喜欢那白皙细嫩像白色尼龙布一样的皮肤。小伙子们像赶潮汐打鱼似的，挑着拣着，都找个山村姑娘成家。青不着急，他的底气足，他会挣钱，要出人头地找一个出类拔萃的媳妇。青说，急啥，随潮头涌过来的，大多是小鱼小虾，要等潮水涨满了，突然跃起的，才是大鱼呢！

村里的姑娘争先恐后地嫁到渔村，红也不急。红说，渔村有啥，不

就是现在的人都疯了，拼命吃海鲜，鱼虾蟹都金贵了，要不……

红心无旁骛地守在山村种地。别看红还是个鲜嫩的姑娘，她实际已经是庄稼把式，使犁用耙，种瓜种豆，种水稻种番薯，样样让人咂嘴巴点头。红长得比花还漂亮，那眉眼，那肤色，那腰身，活脱脱是月亮女神变出来的。她家门前那棵杨桃树上，经常站着几只鸟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进进出出，又忍不住对着她叽叽喳喳叫得热闹。

红抹着汗水挑着担子从地里走进村口时，各种目光就朝她瞟来，嘀嘀咕咕的声音就跳跃在人家的嘴边。有人说，长这么漂亮，不嫁去渔村，有啥用！有的人却说，她多勤快，多能干，嫁去渔村才浪费呢！又马上有人反驳，能干就一定要苦干吗？坐在家里等男人挣钱回来养，才命好呢……声音蹦跳过来，红就说，咦，嫁打鱼的，就是嫁给半个人和他的钱！人家不明白“半个人”是啥意思？

青依然在那个渔村孤高秀削地单身。

这个山村，红也卓尔不群地冷清在家里。

可是，不知从哪一天起，红的目光总不自觉地朝那渔村飘去，心里也老想到那个渔村的港口去坐船。她走到那渔村的港口时，脚步很懒，慢吞吞的，目光却很勤快，东瞧西望，有时双脚索性粘在港岸上，双眼呆呆地瞧着港口那些渔船，当然是瞧着船上的那些渔工……



这个渔村，青的那栋楼房最高，三层。海岸风大，房屋招风，渔村人都不把房子盖得很高。现在的人有钱了，拿钢筋水泥对抗台风，不少人盖起了楼房，可仍小心翼翼地只盖两层。青这栋三层楼耸立在村头，

很威武，很雄壮，很了不起。最了不起的是青的感觉。爬上三楼时，他心里就涌动着居高临下的得意，再爬上楼顶，俯瞰四周，得意就把他撑起，轻飘飘的，好像双脚踩在云朵上。他憋足力气大喊一声，那声音马上变成冰雹，叮当下落，砸向四面八方，他的双臂就不自觉地张开，仿佛可以飞起来。



天空蓝得坚硬，没有云块。青的小机船从海上开回来了。很远时，小机船急匆匆的，船头哗啦啦翻开白浪。进来后，小机船有意思地缓了下来，不慌不忙，随着涨潮的海水慢悠悠地漂入港口。青望着他那栋楼，鹤立鸡群。楼顶上种一棵发财树，青好像看见那树叶在随风舞动。这棵发财树，说是以兆发财，其实装饰的作用更重要。青懂得审美。这个时候红就站在那棵发财树旁边，朝海上望来，她的头发和发财树的绿叶一起随风摆动，那该是一幅最美妙的风景画！

这个时候红就守在那楼房里。

红嫁给了青，也就嫁给了这栋三层楼。渔村的男人出海多回来少，红的任务就是守住这栋楼。这栋楼只是个楼壳。青急匆匆地把楼房盖起来，外头贴上瓷砖，光彩夺目，里头还尴尬地没有装修。婚事紧急，仓促中，青将一个主房和客厅做了简单处理，便体面地把红娶进去。红也就体面地变成了“金屋娇妻”。红不计较，她嫁给青是因为这栋楼，却不是为了这栋楼。这栋三层楼在这个渔村高高耸起，从红那个山村望过来，看见一截楼顶突出在阳光下。那就是突出青的本事。红的目光里也就出现一个有本事的青，也就毫无顾虑地嫁给了他。只有青这样有本事

的男人，才配娶她。

红不守在这个渔村。昨天她才从娘家回来，住在这栋楼里。红做了渔村人的媳妇，可不像别的渔村女人那样，嫁给了男人，就甘心情愿做男人房里的一双拖鞋，男人出海去，就不声不响搁在门角，男人回来了，再找来穿上。红不愿意无声无息地搁在门角。青出海去了，她就回娘家去。人家都说红的心还没有完全转移到渔村来。的确，红不愿意做一个传统的渔村女人。她发觉，渔村的媳妇之所以对男人百依百顺，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本事，靠着男人。她回娘家去种地。她在那个山村的那条流溪旁边开垦了一块地，种番薯、芋头、蔬菜、瓜果，把自己的心事也种在地里。她说，男人做男人的事，女人也要做自己的事，心里就踏实，就不再闷得慌。

昨天红的左眼连跳几下，青的小机船要从海上回来了。青娶了红后，他出海去都不是很久，天气有变或者潮汐不适合放网了，就赶紧开船回来。红嫁到渔村来后，经常看风起浪涌，看云卷云舒，看潮起潮落，摸到了大海的脾性，也摸清了渔船和渔工进港出港的规律。南风起了，摇着山村的竹尾。南风从海上来，吹到山村来了，在海上一一定很猖狂，不好做海了。早上，红要收拾这楼房一下。渔村女人有个好习惯，尽管平日多邈邈，渔船回来前都很勤快，屋里屋外洗擦得干干净净。红的目光在屋里巡游一遍，没啥好收拾的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。红站在梳妆台前看镜子里的自己，要收拾自己的身体。这个关键时刻，渔村女人都镜子前忙碌，梳头涂脸打口红，换上新衣服，让镜子前照后照，一直到镜子满意了，才得意地离开。红不忙。她天生丽质，用不着让化妆品帮忙。她没换衣服，现在正穿一条短袖小衫。青经常说，男人看肌肉，女人看皮肤。她那两条玉臂的色彩比任何颜色的衣服都滋润眼球。

青从海上带着满腔的欢喜回来，踏进家门，见红那双水灵的眼睛闪出温润的光芒飘过来，身上顿时热乎。他忙打开那黑色塑料提包，将兴奋释放出来。青抓一条筒裙和一双高跟皮鞋递给红，说，穿上，很好看的！红瞧着这两样不寻常的物件，心里想，一定是青的小机船靠哪个渔港，他看见人家姑娘穿着漂亮，特意买回家来给她穿的。红顺从地换上，站在青的面前让他看。青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在笑，说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人家穿都不如你漂亮！红的目光在身上那筒裙和高跟鞋抹了几下，平静地说，平时都干粗活，哪能穿这个？青的眼睛鼻子嘴巴都着急，说，在家里穿，我出海回来，穿给我看，干活时再换出来！红的眉头跳两下，表情很平淡。她把裙子和皮鞋换下，倒一杯开水递给青，说，往后别买这些，买煤气炉、电饭煲、洗衣机更实用呢。青的眼睛鼻子嘴巴都没表情了。青不喜欢家电。男人娶媳妇，就是让媳妇侍候。男人有本事，出去挣钱，尽管很苦，没关系，回家来让媳妇侍候，心里熨帖，苦就转化成乐。媳妇侍候丈夫，就是让她围着丈夫忙碌，才有生活的温度和质感。买了家电，家电就代替女人，也就变成“电子媳妇”，那感觉大打折扣。青沉默了一下，说，买家电，慢点，等房子装修完整后再说吧！

船归是渔村最美丽的时刻，头三天都乐得化不开。第一天，男人女人鱼水合欢，如胶似漆，村里沉浸在平静中。第二天，缱绻转化成热闹。女人们都很活泼，活泼在家里。她们的手脚闲不住，忙这忙那，客厅、房间收拾一遍又一遍。又忙在厨房里，把自己的手艺拿出来，包粽子，蒸年糕，做点心，巧妙地将自己的心情揉进这些美食中，让男人吃得欢心，吃得顺心。渔村就靠男人。男人踏风踢浪，从大海里挣钱回来，养自己的女人，养一个家。男人就是神！其实，男人在海上是

做鬼。风中浪里穿的破，吃的粗，睡的差，做的苦，命又捏在海龙王手中。男人回家来了，当然要做人上人，尽情地享受媳妇的侍候。两天黏稠后，第三天渔村人就努力展示轻松。男人把身体的轻松和心情的轻松搬到村头来，在那棵大枇杷树下说笑聊天，下棋打牌，把快活抖搂出来。女人也释放她们的快活，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咬耳朵，把满足掺和在笑声中，洒在村边巷角。

三天过后，红和青小别重逢的热乎一消退，她便回娘家去。红要去种那片地。船归的热闹冷却后，渔村男人和女人就变成主和仆的关系。女人仍要极尽其能侍候男人。红不愿意当青的仆人。青的心里不高兴，可他仍装作高兴。青大方地说，拿鱼干回娘家去！红说，拿了。青又说，拿多点，现在的鱼贵，山村人很少吃到鱼干哩！这话有异味，红听着扎耳，不作声，走了。

红每天都在她那块地上忙，傍晚了，才风尘仆仆回渔村来。

青自个做饭，自个吃饭，自个收拾，又要扫地、挑水、劈柴、洗衣服。青不敢到村头去和人家一块儿聊天。在那儿，人家都抖搂自己的轻松和快活，他却堵着一肚子的闷气；人家的女人满心欢喜满腔热情来叫男人回家吃饭时，他只有尴尬着。

青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红。女人嫁来渔村，就冲着个“闲”字。顺着男人，等男人挣钱回来养，养得白嫩嫩的，让男人瞧着欢心，用得顺意，多好！可红说，男人是人，女人也是人，干吗要把女人养成一条狗，拴在家里养，等着男人回来摇尾巴。这话很严重。青瞪着红良久后，在心里冷笑，说，行呀，你出海打鱼去，我守在家里，等着你挣钱回来养！红说，你也是人，干吗让我养？青说，你不要我养，又养不了我，咋办？红说，我和你一块儿出海去！青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青说，你说过，嫁来渔村，就是嫁给半个男人和他的钱。是不是见我出海去就无影无踪，心里没着落，想一起出海去，天天陪着我？红说，也是，也不全是。我也出海去，跟你一起打鱼，两人总比一个人强呢！青又笑，说，女人屙尿也要蹲下，出海去，咦——不让人家笑掉大牙！红说，有啥好笑的？青说，一个大男人，让媳妇一起出海去，还有脸做人吗？红说，没偷没抢，你怎么就没脸了？青不想和红再磨嘴皮了，就严肃地说，嫁鸡随鸡飞，嫁狗随狗走，入乡随俗，打鱼汉子养媳妇，天经地义，别再说瞎话了！红说，我就是偏不靠你养！青骂，吃饱了撑！红顶回一句，死要面子！青出海去后，红就回那小山来垦一块地，种上了庄稼……

中午，红满头大汗地挑着一担瓜果回家。跨过门槛，迎过来的是青的一张黑脸。红的脚一顿，肩头一晃，扁担滑下，噼里啪啦响，两筐瓜果滚得满地都是。青没有瞧那些瓜果，目光不由分说地射着红。红看出来，今天青要铁下心和她过不去了。红仍镇静。她知道，这一天迟早要到来，谁输谁赢就看这一遭！红不动声色，蹲下来，捡拾那些瓜果。青把目光移开，剩下些许光线从眼角漏出来，落在红跟前那些瓜果上，嘴唇突然一动，说，还捡啥，扔掉算了，两筐瓜果不及一条鱼值钱呢！红的脸热辣，抓着一个萝卜站起来说，值不值钱也是我辛苦种出来的！青说，不值钱就别去瞎折腾！红说，你见不值钱，我见值钱啊！渔村男人都不能让媳妇顶嘴。青的眼睛鼻子嘴巴都缩紧，呸一口，骂道，不静下心来好好侍候丈夫，你算啥媳妇？红说，干吗非要人侍候你？青发火了，喝道，我风里浪里拼命，挣钱回家来养你，不让你侍候，娶媳妇做啥？红又说，我就是不要你养！夫妻一块儿出海，一块儿在风里浪里吃苦，一块儿挣钱，互相照顾，不是很好吗？红又说一块出海去，青的嘴

巴打结，说不出话了。

5

说心里话，青的生活愿景非常美丽的。他经常这样想，自己吃苦耐劳扎扎实实出海去打鱼，尽量挣钱，把他那楼房装修得漂漂亮亮，楼房里守着自己漂亮的媳妇，他从海上回家来，温顺的媳妇就献出无限的温柔，他潇洒地挥着手，唤媳妇去炒菜，去打酒来，他就躲进卫生间，舒舒服服冲个凉，把身上的咸水味都冲洗干净，然后伸直腿在饭桌前坐下，端起酒杯，哼着渔家小曲浅酌，媳妇就甜蜜地依偎在他身旁，给他捏大腿、捏肩膀，捏……哟，一个打鱼的有如此美妙的日子，还复何求？嘿，这个红，有福不会享！让她待在家里，日不晒，雨不淋，风不吹，浪不打，多快活！她却发神经，说嫁人是要做人，不是为了侍候人，更不是放在家里看，偏要折腾自己，闹着出海去，命贱啊！

6

那个时候，我爹身上那个精子还没和我娘身上那个卵子合二而一变成我。我讲的这些，都是我出生好久后，才听说的。

那次我爹和我娘一场吵架后，两人唇不对嘴别扭了好些日子，后来我爹拗不过了，只好答应让我娘一块儿出海去。

风很懒，浪很闲，大海很安静。小机船有些着急，屁颠屁颠地朝南边赶去，顿一下，掉转头，又急匆匆跑回北边来。小机船在找渔场放

网。鱼躲在海里，看不见，怎样把网放下去，逮住鱼，捞上来，是有学问的。打鱼人大多靠经验，再结合现时海上的情况，比如季节、潮汐、天气，以及近日海上鱼类的活动状况，等等，然后定夺。其实这就是智慧。青坐在船尾使舵，红站在船头观察海面。小机船跑回北边来后，红的手还往前方指，叫青继续向前开船。青对红站在船头心里就不悦，又见她指手画脚的，不耐烦地说，算了，快点放网好啦，你不是海龙王呢！红心里咯噔响。青说她不是海龙王，就是说她瞎折腾。只有海龙王才清楚鱼群躲在什么地方。红的目光仍在前面的海水上漂移。她加大声音喊，跑过去，前面那流急，在那放网，可以截住鱼群！轮到青的心里咯噔响了。昨天放网红使舵，青站在前面找渔场，网收回来，没打到鱼，红唠叨青半天，青赌了一天的气。今天他宁可使舵，让红来找渔场，要找个机会奚落红一番。此刻，听见红的口气肯定中溢出自信，青的心里冒泡，加大油门让小机船啪啪向前急跑一会，又突然拉舵把，小机船一挺，一顿，一转，连颠几下。红猝不及防，一个趔趄，啪——栽进水里。红会游泳，水性挺好，翻转身，伸手抓住船帮，又爬上小机船来。红一身湿漉漉的，抹一把脸，朝船尾呸一下，吐掉嘴里的水，骂道，神经病，没工夫跟你吵架！她转过身去，赶紧抓起渔网，有节奏地往水里抛。

网放完了，小机船闲了，人也闲了。红松了口气，抓铁锚扔下海去。风将小机船拉去，缆绳把小机船拖住，悠来荡去。红把湿衣服脱了下来，换上干的。红还是穿长衣长裤，又拿毛巾包住脸。红很注意保护自己。大海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海风海水阳光总是合伙蹂躏女人的肌肤。青仍坐在船尾，红仍坐在船头，两人都瞧着面前的海水不说话。两人一块儿出海后，话都不多说，也许是他们天天都待在一艘小船上，没啥新

鲜事。不过，不说话也很好，起码比吵架好。在这艘小机船上，这两个人动不动就吵起来，总是因一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。此刻他们的嘴巴都闭着，可心里都在说话，比如红在嘀咕，这男人和女人，本来是亲爱之物，应该亲密无间，为什么夫妻同在一艘船上，还别别扭扭闹个心烦意乱？

天上突然没风了，那白色的日头渐渐变黄，踉踉跄跄要朝西边坠下去。红瞥见青抱个水烟筒斜靠在船帮边打盹，好像睡着了，又好像还没睡着。红走过船尾去做晚饭。出海来后，饭都是红做。红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媳妇，锅碗瓢盆的事还是女人做较顺手。记得当初红闹着要出海来时，青说，笑话，一个女人也要出海去？在海上，你能干啥？红说，我多笨，也能给你做个饭呢！青笑起来，笑声很轻狂，说，哦，说得轻巧啊？在海上，你能吃下饭，就烧高香啦！小机船开离村前的港口，青就使心眼直接开到大海来。红望见四面烟波茫茫，无边无际，小船突然变得很小很轻，像漂在水上的一只木屐，而海浪却越来越大，像一排排移动着的山丘，横冲直撞，随时要把小机船撞散，吞没。红的心随着哗啦啦的浪声一阵阵紧，伸手紧紧抓住青的胳膊。青很镇静，说，别怕，没事的！那一刻，红觉得青很强大，很坚强，也像一座山。小机船在风浪中颠簸，红在小机船上颠簸。红的头变得很重，身子却很轻，手脚无力，眼前一片昏花，天在旋，海在转，她闭上眼睛趴在青的怀里。刚趴下，她的胃肠便闹起来，身子一下下抽动，呕了，一口接一口，好像连胃肠也吐了出来。青拍红的背脊说，不碍事，晕船了。小机船来到渔场了，青让红平躺在甲板上。他开始忙着做海。红像一摊没有骨头的肉，躺着，一天一夜都没爬起来，水米也不进。青放完网，又收完网，打了很多鱼。青要开小机船归港。红突然爬起来说，别，打到很多鱼